

說

苑

冊
一

說苑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說苑序

南 編 豐 曾 書 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
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
二十五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目曰向采
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
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
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
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
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
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

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
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
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
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
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
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
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
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
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
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今讀其書者知考
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

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

說

苑序

一

中華書局聚

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
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
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
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
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
昧死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

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

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
覲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
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
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
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
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
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
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
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
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

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
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
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
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
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
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
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
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

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

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馭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

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

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

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

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
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
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
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詔諛在旁一阻
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
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
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
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
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
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
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
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

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人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

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

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
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
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
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
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
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
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
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
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
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
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

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
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
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
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
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
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
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
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
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
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

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

兇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

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
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
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
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
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
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
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
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

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

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苑氏

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晶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晶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晶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

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

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

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

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

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
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
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
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然
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
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
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
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
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
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
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
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

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
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
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
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
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
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
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
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
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
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
正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
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

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
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
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
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
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
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
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
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
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
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
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

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

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造然而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軋曰令尹將焉歸成公軋

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
軋曰子資少屈春資多于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
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
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
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
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戴華蓋黃金
之勒約鎮簞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
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
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
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
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
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

曰何子賜車轡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

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辜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

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旣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

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

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
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
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
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
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
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
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
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

出亡而送之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

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

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

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
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
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
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
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爲常對曰未
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爲之
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
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
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
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疆
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
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

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

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

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
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
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
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
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
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
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
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
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
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
退也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
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
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
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
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
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
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
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
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
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

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

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
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
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
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
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
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
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
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
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
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
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
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

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
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
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
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
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
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
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
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
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

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

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
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
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
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
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
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
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
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
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
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
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
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
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
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
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
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
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
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
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
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

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
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
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
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
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
疾苦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
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
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
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

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
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
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
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
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爲糞心博學多聞
何爲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
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
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
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僣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

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
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
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
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
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
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
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
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
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
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

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
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
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
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
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
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
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
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
哉

豐壻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
根垓不深未必槪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
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

且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
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
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
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
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
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
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

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軼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

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

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
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
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
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
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
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
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
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
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
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
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

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
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
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
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
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
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
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
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
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
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
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

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

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
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
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
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
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
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
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
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
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
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
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

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彭父之過而取

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

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
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
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
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
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
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
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
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
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
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

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

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
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
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
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
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
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
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
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
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
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
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

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
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
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
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
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
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
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
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
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
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
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
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
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

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

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

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胥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

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
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胥
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
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
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
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
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
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
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
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
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

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
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躋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
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
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
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
邑人王歟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歟之
故已而使人謂歟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
將封子萬家歟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
軍而屠蓋邑王歟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
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
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

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

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

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
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
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
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
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
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
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
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
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
悃悞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
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
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
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
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
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
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

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
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
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
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
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
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
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
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

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

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高官大位也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之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

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黻黻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黻黻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黻黻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黻黻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

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尙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

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尙存
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故
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宵譽諛之
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
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
寒之患父子夫婦勦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
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
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
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

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
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
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
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
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
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
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
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
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
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
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

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
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
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
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
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珎
珎婦人舍珠珎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
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
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
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

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

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
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
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
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
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
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
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
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
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
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
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

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
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
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
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
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
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
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
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尙羞之况居而
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
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
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

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

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

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土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
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
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
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
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
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
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
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
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蛩蛩巨
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
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

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也夫禍亂之源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

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虵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虵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虵入穴皆有處所一虵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繇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虵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
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
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
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
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
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
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
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
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

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

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殮自含而鋪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飢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殮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

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

者也盜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

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購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
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
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
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
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
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
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

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
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
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
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
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
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
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
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
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
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
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
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
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
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
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
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爲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
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
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
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
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
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
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
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
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
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

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

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
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
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
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
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
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
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
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
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閩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
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

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
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
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
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
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
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
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何爲泣
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
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

哭之矣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